

我的一生总是行走在天堂与地狱的边缘上

烛与泪

陈泽华 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陈泽华 著

烛 之 泪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烛之泪.

陈泽华著.

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7. 8

ISBN 978-7-5360-5097-6

I. 烛... II. 陈... III. 李道宽—传记 IV. K82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17742 号

责任编辑: 温文认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平面设计: 苏家杰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720×1092 毫米 16 开

印 张 12.5 1 插页

字 数 220,000 字

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3,000 册

定 价 2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819



作者简介

陈泽华，1987年入伍赴南疆边陲1992年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毕业到海南，先后在团、师、军三级政治机关从事宣传工作十余年，后调广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，主要从事传记写作。著有报告文学作品集《一湾星河》、《本色》、《梦回连营》，长篇小说《斑马线》，参与过《詹才芳传》、《王猛传》、《李希林传》、《韦祖珍传》的写作。



李道宽（1961年春节）

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老师李道宽先生！

序

张宝胜

泽华从广州打电话来，说他为李道宽老师写了篇传记文学，要我作序，我推辞了。原因是“序言”这类文章我从未写过，怕写不好。他说，你先别急于推脱，等把稿子看完再说。

当晚，收到传记文学的电子文本，我一气读完，东方既白，感慨唏嘘，浮想联翩，马上回电：“序”我写！

四十五年前，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，因我所在班的数学老师临时请假，李道宽老师曾给我们班讲过一段平面几何课。时间虽不长，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十分深刻。

李老师只有一条腿，靠双拐支撑身体。那段时间，只要一听到双拐在石板路上发出节奏感极强的“咚、咚”声，大家就知道是李老师来了。李老师衣着整洁，相貌俊朗，神态沉静，气质高雅，这些都是那个年代

(上世纪 60 年代初) 一个小县城绝少见到的。他第一次给我们上课, 就把同学们折服了。首先是简短的开场白, 内容我已记不清, 可那极具穿透力、富有磁性的声音至今记忆犹新。当时我就觉得李老师更应该是一个歌唱家, 读了泽华写的这篇传记, 方才知悉, 李老师年轻的时候果真有着很高的音乐天赋。其次是讲课时那种优雅的姿态, 令人难忘。李老师板书或画图时不得不放下一只拐, 腾出一只手来拿粉笔、三角板或圆规, 可他总能从容不迫, 有条不紊。画图, 快速而准确; 板书, 流利而漂亮。一节课下来, 很少见他擦黑板, 可黑板上的图形和板书错落有致, 排列齐整, 就像印制精美的教科书上的某一页, 让人叹为观止! 后来, 我们班的同学有几位当了教师, 都想学李老师的板书, 可惜谁也没能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。再就是他讲课十分注意培养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, 这让我终生受益。今天, 我本人忝在语言学研究之列, 并且还能不断作一点研究,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数学头脑和逻辑思维还差强人意。我把这归功于李老师!

初中毕业后, 我和李老师并无交往, 但知道他在“文革”中所受迫害甚惨, 可他不屈于淫威, 不亏于气节。还知道他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青春焕发, 重执教鞭, 硕果累累, 桃李满天下, 成为家乡和周边地区家喻

户晓的一代数学名师。

泽华为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师立传，实在是功德无量！

这是李道宽老师的一部辛酸史、奋斗史和成功史，写得很真实、很感人。他身残志坚，有志于学，但一条腿奔走在乡间的风雨中，颠簸在战争的硝烟里，苦撑在“左”派的批斗场上，为学业，为生计，为家庭，这其中该有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苦痛，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啊！

面对常人都难以逾越的困难与艰险，李老师毫不退缩，知难而进，坚定地走在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。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，使他失去成为大专家、大学者的机会，但他在平凡的教师岗位上不懈努力，兢兢业业，取得的成绩依然是骄人的！

他成功了——平凡的人成就了不平凡的业绩！他的同事这样评价他，他的学生这样评价他，学生的家长也这样评价他，每一个认识或知道他的人都这样评价他。还有什么样的人生比这更完满、更值得羡慕的吗？

李老师对他的同代人、对我和我的同辈及晚辈们来说都是一面镜子。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是知难而进还是知难而退？退一步就会“一步跟不上，步步跟不上”，永远成为落伍者；不畏艰难，勇往直前，也许就会“柳暗

花明又一村”。当恶势力一时得逞，你或退避三舍，采取“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”的战术，或“勉从虎穴暂栖身”作忍气吞声状，这固然无可厚非，但大义凛然，保持气节，决不同流合污，更值得称道。敬爱的李老师切切实实为我们做了表率！

人格的力量是无穷的。李老师永远是我们这些后来人学习的榜样！

是为序。

2007年6月25日子夜

于郑州北郊“苦乐自觉斋”

注：张宝胜，博士，河南大学教授。

写在前面

1982 年到现在，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。

二十多年中，经历的事情大大小小，形形色色，不计其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许多事情早已忘却，唯有这件小事儿却总是难以释怀。

那时，我在汝南县第二高级中学（简称“汝南二高”）读书。

一个春光明媚的中午，我和往常一样夹在师生中间往校外走。刚走出学校门口，就见马路对面的斜坡上，有一位农村老大爷，拉着一辆人力车艰难地向上攀登。车上固定着一个旧的油桶，里面装满大粪。一股恶臭扑来，人们捂住鼻子绕得远远的。谁知车到斜坡中间，却走不动了。

车到半坡停不得！老大爷咬紧牙关往上拽，可他的脚步不听使唤，车子一点点向下滑去。再刹不住，车子

猛然向后倒，即使碰不到人，也会翻个底朝天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位两鬓斑白、腋下架着双拐的残疾人，从人群中“冲”了上去。他只有一条腿，另一条腿被截去了，并且是高位截去的。保留的那条腿也形同虚设，对支撑身体好像不起作用。那条被截的腿，根部由裤管兜着，裤管的底端掖在腰间。他很着急，可他“跑”得很慢，十几米的距离，让他上气不接下气。终于到了，他急忙抬起一只拐抵住车的尾部，另一只拐撑住只有一条腿的身子。

斜坡长不过丈余，且坡度不大，可是，他们两人却步履维艰。因为他们一个老了，一个残疾。

拉车的老人又黑又瘦，少说得有六十五岁，黝黑的脸上被岁月刻满了皱折。在这样的季节里，别人早已换上了单衣，可他还穿着旧棉袄。棉袄的扣子没了，就那么敞着，到处是洞，洞里露着棉絮，上面沾满泥土。天热加上着急，拉车人脸上的皱折里滚动着成串的汗珠儿。

上来推车的残疾人，仪表堂堂，穿着考究。从他手上、衣服上的粉笔沫可以看出，这是个刚给学生上完课的教师。

粪车一点点向上挪动。推车人掖在腰间的裤管不知什么时候脱落了。空空荡荡的裤管随风摆动，看上去很

狼狈，可他顾不得那么多，他就像一个开弓的箭，一位出征的武士，一座生动的雕塑。

我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！

很快，这种震撼转化为了一种内疚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内疚演化为一种记忆。

那个推车的残疾人，是汝南二高的数学教师，名叫李道宽，当时只有五十来岁，可两鬓已经斑白。

从那一刻起，这个两鬓斑白的残疾教师，就像一棵树种在了我的心田。随着岁月的流转，这棵树逐渐变得枝繁叶茂，早已化作我人生道路上的路标！

前年秋天，我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汝南二高，专门去探望他。

“李老师，您老虽然没教过我一天，可您是我终生的老师！”

他不知所云。

我把二十多年前发生的这件小事讲给他。他听后，淡淡一笑，说：“早已记不得了！”

是啊，习以为常的事情，谁又能记得那么多呢？

我在汝南二高读书时的任课老师，有的调往他处；有的退休后搬出了学校，和子女们生活在一起；有的已经故去，只有李老师还住在原来的老屋里。

中原的秋天，惠风和畅。我和李老师坐在他家的小

院里，看着天空云卷云舒，漫无边际地叙谈着愉快的话题。不知不觉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李老师的老伴米世梅老师要去做饭，被我阻止了。几位在县城工作的同学早已在外面订好了饭菜，我请两位老人一起共进晚餐。李老师没有推托，欣然前往。可是，临出门的时候，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，于是对我说：“稍等片刻，我得把胡子刮一刮。”

李老师爱干净，衣着从来都整整齐齐。可是，不知为什么，这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的脸上却爬满了长长的胡茬儿。从米世梅老师的话中得知，李老师刚刚生过一场大病，就在两天前，还连抬头的气力都没有呢。

老了！李老师的头发、胡子全白完，行动起来也更加迟缓。看着他扶墙进屋，从屋里取出一个小布包。布的底色原本可能是红色的，现在已经变成了黑紫色。小布包被缓慢地打开来，里面装的是一只双层铁板中间夹薄刀片的剃须刀。

“这把剃须刀可有年头了！”我有些惊奇。

“1957年买的，还能用，没舍得丢。”李老师平淡地回答。

就在李老师刮胡子的时候，我下意识地环顾了一下他的家。屋子很旧、很小，因为摆满了高低错落的旧课



李道宽和老伴米世梅站在自家小院（2006年）

桌，显得非常拥挤。

“您还辅导学生吗？”

“家长和孩子们有这个要求，没法儿拒绝。”他说，“等把这批孩子送走，就不再收了，身体实在受不了。”

写满数学公式的黑板一侧，挂有一面镜子，上面印有“先进工作者”的字样。镜子里面是一张慈祥的脸，雪一样的胡须正从这张看上去有些苍白的脸上飘落下来。

我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，心里突然难过起来。

那天晚上我喝多了，送走李老师，回到宾馆，往床上一躺，很快就睡着了。半夜醒来，披衣下床，一个人沿着汝南县城的大街小巷漫无目的地向前走。不大一会儿，就来到汝南二高大门外。站在李老师当年推车的那个地方，借着朦胧的月光，久久地注视着那间小屋，那间李老师已经住了几十年的小屋。

小屋坐落在汝南二高的操场边，不知什么时候起，操场四周建起了很多高楼，那间小屋显得更加矮小、更加破旧。

我独自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，仰望苍天，思绪飞扬……

我想全面了解李老师的一生，想跟他进行一次心灵的对话，想写一篇传记，记录他的人生，让所有熟悉和

企盼：我年轻的时候读过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作者是盲人奥斯特洛夫斯基，主人公保尔成为我们那一代青年学习的榜样，保尔~~教育~~教育后还给我们留下他的名言：“当他回首往事时，不因自己碌碌无为而羞耻，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。这样到临死的时候他^{就能够}说，我一生都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！”这本书教育了一代人。一个盲人把保尔的一生从少年、青年写到老年，写得那么光彩照人，该是多么艰难啊！我们中国有几千万残疾人（我只是其中一个），她（他）们在往日的社会歧视下，在十年极“左”的政治压迫下，想不成为社会民族的负担，都有所奉献。她（他）呼唤现代的中国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来激励自己，教育后代。但我们没有这本书！最近媒体上开始关注残疾人：2006年全国荣获五〇奖章的有独臂将军丁晓兵、午踏《千手观音》的主演哑人邵丽华……还有新发现的贵州有大山里跪地教书30年的残疾教师~~年年~~等，他们光辉成就的背后如家庭遭受的磨难、

李道宽手迹（2006年）

独
之
泪